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史卷一百九十五

御史_臣李陽樾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朱鈐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九十五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勅修

列傳第八十二

王守仁

字伯安

餘姚人父華字德輝成化十七年進士

第一授修撰弘治中累官學士少詹事華有器度在講

幄最久孝宗甚眷之李廣貴幸華講大學衍義至唐李

輔國與張后表裏用事指陳甚切帝命中官賜食勞焉
正德初進禮部左侍郎以守仁忤劉瑾出為南京吏部
尚書坐事罷旋以會典小誤降右侍郎瑾敗乃復故無
何卒華性孝母岑年踰百歲卒華已年七十餘猶寢苦
蔬食士論多之守仁娠十四月而生祖母夢神人自雲
中送兒下因名雲五歲不能言異人拊之更名守仁乃
言年十五訪客居庸山海關時闌出塞縱觀山川形勝
弱冠舉鄉試學大進顧益好言兵且善射登弘治十二

年進士使治前威寧伯王越墓還而朝議方急西北邊
守仁條八事上之尋授刑部主事決囚江址引疾歸起
補兵部主事正德元年冬劉瑾逮南京給事中御史戴
銑等二十餘人守仁抗章救瑾怒廷杖四十謫貴州龍
場驛丞龍場萬山叢薄苗獠雜居守仁因俗化導夷人
喜相率伐木為屋以棲守仁瑾誅量移廬陵知縣入覲
遷南京刑部主事吏部尚書楊一清改之驗封屢遷考
功郎中擢南京太僕少卿就遷鴻臚卿兵部尚書王瓊

素奇守仁才十一年八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當
是時南中盜賊蜂起謝志山據橫水左溪桶岡池仲容
據浞頭皆稱王與大庾陳曰能樂昌高快馬郴州龔神
全等攻剽府縣而福建大帽山賊詹師富等又起前巡
撫文森托疾避去志山合樂昌賊掠大庾攻南康贛州
贛縣主簿吳玘戰死守仁至知左右多賊耳目乃呼老
黥隸詰之隸戰栗不敢隱因貰其罪令訶賊賊動靜無
弗知于是檄福建廣東會兵先討大帽山賊明年正月

督副使胡璉等破賊長富村逼之象湖山指揮覃桓縣
丞紀鏞戰死守仁親率銳卒屯上杭佯退師出不意搗
之連破四十餘寨俘斬七千有奇指揮王鎧等禽師富
疏言權輕無以令將士請給旗牌提督軍務得便宜從
事尚書王瓊奏從其請乃更兵制二十五人為伍伍有
小甲二伍為隊隊有總甲四甲為哨哨有長協哨二佐
之二哨為營營有官參謀二佐之三營為陣陣有偏將
二陣為軍軍有副將皆臨事委不命于朝副將以下得

遞相罰治其年七月進兵大庾志山乘間急攻南安知府李敷擊敗之副使楊璋等亦生繫曰能以歸遂議討橫水左溪十月都指揮許清贛州知府邢珣寧都知縣王天與各一軍會橫水敷及守備鄭文汀州知府唐淳縣丞舒富各一軍會左溪吉安知府伍文定程鄉知縣張戩遏其奔軼守仁自駐南康去橫水三十里先遣四百人伏賊巢左右進軍逼之賊方迎戰兩山舉幟賊大驚謂官軍已盡犁其巢遂潰乘勝克橫水志山及其黨

蕭貴模等皆走桶岡左溪亦破守仁以桶岡險因移營
近地諭以禍福賊首藍廷鳳等方震恐見使至大喜期
仲冬朔降而珣文定已冒雨奪險入賊阻水陣珣直前
搏戰文定與戰自右出賊倉卒敗走遇淳兵又敗諸軍
破桶岡志山貴模廷鳳面縛降凡破巢八十有四俘斬
六千有奇時湖廣巡撫秦金亦破福全其黨千人突至
諸將禽斬之乃設崇義縣于橫水扛諸徭還至贛州議
討泐頭賊初守仁之平師富也龍州賊盧珂鄭志高陳

英賢請降及征橫水。洩頭賊將黃金巢，亦以五百人降。獨仲容未下。橫水破，仲容始遣弟仲安來歸，而嚴為戰守。備詭言珂志高，讐也將襲我，故為備。守仁佯杖繫珂等而陰使珂弟集兵待。遂下令散兵，歲首大張燈樂。仲容信且疑，守仁賜以節物，誘入謝。仲容率九十三人營教場，而自以數人入謁。守仁呵之曰：「若皆吾民，屯于外，疑我乎？」悉引入祥符宮，厚飲食之。賊大喜，過望益自安。守仁留仲容觀燈樂。正月三日，大享伏甲士于門，諸賊

入以次悉禽戮之自將抵賊巢連破上中下三泖斬馘二千有奇餘賊奔九連山山橫亘數百里陡絕不可攻乃簡壯士七百人衣賊衣奔崖下賊招之上官軍進攻內外合擊禽斬無遺乃於下泖立平和縣置戍而歸自是境內大定初朝議賊勢強發廣東湖廣兵合勦守仁上疏止之不及桶岡既滅湖廣兵始至及平泖頭廣東尚未承檄守仁所將皆文吏及偏裨小校平數十年巨寇遠近驚為神進右副都御史予世襲錦衣衛百戶再

進副千戶十四年六月命勘福建叛軍行至豐城而寧
王宸濠反知縣顧必以告守仁急趨吉安與伍文定徵
調兵食治器械舟楫傳檄暴宸濠罪俾守令各率吏士
勤王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副使羅循羅欽德郎
中曾直御史張鰲山周魯評事羅僑同知郭祥鵬進士
郭持平降謫驛丞王思李中咸赴守仁軍御史謝源伍
希儒自廣東還守仁留之紀功因集衆議曰賊若出長
江順流東下則南都不可保吾欲以計撓之少遲旬日

無患矣乃多遺間諜檄府縣言都督許泰卻永將邊兵
都督劉暉桂勇將京兵各四萬水陸並進南贛王守仁
湖廣秦金西廣楊旦各率所部合十六萬直擣南昌所
至有司缺供者以軍法論又為蠟書遺偽相李士實劉
養正叙其歸國之誠令從災早發兵東下而縱謀洩之
宸濠果疑與士實養正謀則皆勸之疾趨南京即大位
宸濠益大疑十餘日訶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紿之
七月壬辰朔留宜春王拱樞居守而劫其衆六萬人襲

下九江南康出大江薄安慶守仁聞南昌兵少則大喜
趨樟樹鎮知府臨江戴德孺袁州徐璉贛州邢珣都指
揮余恩通判瑞州胡堯元童琦撫州鄒琥安吉談儲推
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新淦李美泰和李楫萬安王冕寧
都王天與各以兵來會合八萬人號三十萬或請救安
慶守仁曰不然今九江南康已為賊守我越南昌與相
持江上二郡兵絕我後是腹背受敵也不如直搗南昌
賊精銳悉出守備虛我軍新集氣銳攻必破賊聞南昌

破必解圍自救逆擊之湖中蔑不勝矣衆曰善已酉次
豐城以文定為前鋒先遣奉新知縣劉守緒襲其伏兵
庚戌夜半文定兵抵廣順門守兵駭散辛亥黎明諸軍
梯絙登縛拱櫓等宮人多焚死軍士頗殺掠守仁戮犯
令者十餘人宥脅從安士民慰諭宗室人心乃悅居二
日遣文定珣璉德孺各將精兵分道進而使堯元等設
伏宸濠果自安慶還兵乙卯遇于黃家渡文定當其前
鋒賊趨利珣繞出賊背貫其中文定恩乘之璉德孺張

兩翼分賊勢堯年等伏發賊大潰退保八字腦宸濠懼
盡發南康九江兵守仁遣知府撫州陳槐饒州林城取
九江建昌曾璵廣信周朝佐取南康丙辰復戰官軍却
守仁斬先却者諸軍殊死戰賊復大敗退保樵舍聯舟
為方陣盡出金寶犒士明日宸濠方晨朝其羣臣官軍
奄至以小舟載薪乘風縱火焚其副舟妃婁氏以下皆
投水死宸濠舟膠淺倉卒易舟遁王冕所部兵追執之
士竇養正及降賊按察使楊璋等皆就禽南康九江亦

下凡三十五日而賊平京師聞變諸大臣震懼王瓊大
言曰王伯安居南昌上游必禽賊至是果奏捷帝時已
親征自稱威武大將軍率京邊驍卒數萬南下命安邊
伯許泰為副將軍偕提督軍務太監張忠平賊將軍左
都督劉暉將京軍數千沂江而上抵南昌諸嬖倖故與
宸濠通守仁初上宸濠反書因言覬覦者非特一寧王
請黜奸諛以回天下豪傑心諸嬖倖皆恨宸濠既平則
相與媚功且懼守仁見天子發其罪競為蜚語謂守仁

先與通謀慮事不成乃起兵又欲令縱宸濠湖中待帝
自禽守仁乘忠泰未至先俘宸濠發南昌忠泰以威武
大將軍檄邀之廣信守仁不與間道趨玉山上書請獻
俘止帝南征帝不許至錢唐遇太監張永永提督贊畫
機密軍務在忠泰輩上而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天下
稱之守仁夜見永頌其賢因極言江西因敝不堪六師
擾永深然之曰永此來為調護聖功非邀功也公大勛
永知之但事不可直情耳守仁乃以宸濠付永而身至

京口欲朝行在聞巡撫江西命乃還南昌忠泰已先至
恨失宸濠故縱京軍犯守仁或呼名嫚罵守仁不為動
撫之愈厚病予藥死予棺遭喪于道必停車慰問良久
始去京軍謂王都堂愛我無復犯者忠泰言寧府富厚
甲天下今所蓄安在守仁曰宸濠異時盡以輸京師要
人約內應藉可按也忠泰故嘗納宸濠賄者氣懾不敢
復言已輕守仁文士強之射徐起三發三中京軍皆歎
呼忠泰益沮會冬至守仁命居巷祭已上塚哭時新

喪亂悲號震野京軍離家久聞之無不泣下思歸者忠
泰不得已班師比見帝與紀功給事中祝續御史章綸
讒毀百端獨永時時左右之忠揚言帝前曰守仁必反
試召之必不至忠泰屢矯旨召守仁守仁得永密信不
赴及是知出帝意立馳至忠泰計沮不令見帝守仁乃
入九華山日宴坐僧寺帝覘知之曰王守仁學道人聞
召即至何謂反乃遣還鎮更令上提音守仁乃易前奏
言奉威武大將軍方畧討平叛亂而盡入諸嬖倖名江

彬等乃無言當是時讒邪構煽禍變叵測微守仁東南
事幾殆世宗深知之甫即位趨召入朝受封而大學士
楊廷和與王瓊不相能守仁前後平賊率歸功瓊廷和
不喜大臣亦多忌其功會有言國哀未畢不宜舉宴行
賞者因拜守仁南京兵部尚書守仁不赴請歸省已論
功封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世襲歲祿一千石然
不予鐵券歲祿亦不給諸同事有功者惟吉安守伍文
定至大官當上賞其他皆名示遷而陰絀之廢斥無存

者守仁憤甚時已丁父憂屢疏辭爵乞錄諸臣功咸報
寢免喪亦不召久之所善席書及門人方獻夫黃綰以
議禮得幸言于張璁桂萼將召用而費宏故銜守仁復
沮之屢推兵部尚書三邊總督提督團營皆弗果用嘉
靖六年思恩田州土酋盧蘇王受反總督姚鏌不能定
乃詔守仁以原官兼左都御史總督兩廣兼巡撫綰因
上書訟守仁功請賜鐵券歲祿並叙討賊諸臣帝咸報
可守仁在道疏陳用兵之非且言思恩未設流官土酋

歲出兵三千聽官征調既設流官我反歲遣兵數千防
戍是流官之設無益可知且田州隣交趾深山絕谷悉
徭獞盤據必仍設土官斯可藉其兵力為屏蔽若改土
為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後必有悔章下兵部尚書
王時中條其不合者五帝令守仁更議十二月守仁抵
潯州會巡撫御史石金定計招撫悉散遣諸軍留永順
保靖土兵數千解甲休息蘓受初求撫不得聞守仁至
益懼至是則大嘉守仁赴南寧二人遣使乞降守仁令

詣軍門二人竊議曰王公素多詐恐紿我陳兵入見守
仁數二人罪杖而釋之親入營撫其衆七萬奏聞于朝
陳用兵十害招撫十善請易田州府為田寧復流官徙
田州治設土官以岑猛次子邦相為吏目署州事俟有
功擢知州仍分置十九巡檢司以蘇受等任之並約束
于流官知府帝皆從之斷藤峽猺賊上連八寨下通仙
臺花相諸洞蠻盤亘三百餘里郡邑罹害者數十年守
仁欲討之故留南寧罷湖廣兵再不示用伺賊不備進

破牛腸六寺等十餘寨峽賊悉平遂循橫石江而下攻
克仙臺花相白石古陶羅鳳諸賊令布政使林富率蘓
受兵直底八寨破石門副將沈希儀邀斬軼雜盡平八
寨始帝以蘇受之撫遣行人奉璽書獎諭及奏斷藤峽
捷則以手詔問閣臣楊一清等謂守仁自誇大且及其
生平學術一清等不知所對守仁之起由璉薦璉故
不善守仁以璉強之後璉長吏部璉入內閣積不相下
璉暴貴喜功名風守仁取交趾守仁辭不應一清雅知

守仁而黃綰嘗上疏欲令守仁入輔毀一清一清亦不能無移憾等遂顯誡守仁征撫交失賞格不行獻夫及霍韜不平上疏爭言之諸徭為患積年初嘗用兵數十萬僅得一田州旋復召寇守仁片言馳諭思田稽首至八寨斷藤峽賊阻深巖絕岡國初以來未有輕議勦者今一舉蕩平若拉枯朽議者乃言守仁受命征思田不受命征八寨夫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況守仁固承詔得便宜從事者乎守仁討平叛藩

忌者誣以初同賊謀又誣其輦載金帛當時大臣楊廷
和喬宇飾成其事至今未白夫忠如守仁有功如守仁
一屈于江西再屈于兩廣臣恐勞臣灰心將士解體後
此疆圉有事誰復為陛下任之帝報聞而已守仁已病
甚疏乞骸骨舉勛陽巡撫林富自代不俟命竟歸行至
南安卒年五十七喪過江西軍民無不縞素哭送者守
仁天姿異敏年十七謁上饒婁諒與論朱子格物大指
還家曰端坐講讀五經不苟言笑游九華歸築室陽明

洞中泛濫二氏學數年無所得謫龍場窮荒無書日繹
舊聞忽悟格物致知當自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喟然
曰道在是矣遂篤信不疑其為教專以致良知為主謂
宋周程二子後惟象山陸氏簡易直捷有以接孟氏之
傳而朱子集註或問之類乃中年未定之說學者翕然
從之世遂有陽明學云守仁既卒桂萼奏其擅離職守
帝大怒下廷臣議萼等言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
立異以為高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論知衆論之不予

則為朱熹晚年定論之書號召門徒互相倡和才美者
樂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虛聲傳習轉訛背謬彌甚但討
捕輦賊禽獲叛藩功有足錄宜免追奪伯爵以章大信
禁邪說以正人心帝乃下詔停世襲卹典俱不行隆慶
初廷臣多頌其功詔贈新建侯謚文成二年予世襲伯
爵既又有請以守仁與薛瑄陳獻章同從祀文廟者帝
獨允禮臣議以瑄配及萬厯十二年御史詹事講申前
請大學士申時行等言守仁言致知出大學良知出孟

子陳獻章主靜沿宋儒周敦頤程顥且孝友出處如獻章氣節文章功業如守仁不可謂禪誠宜崇祀且言胡居仁純心篤行衆論所歸亦宜並祀帝皆從之終明之世從祀者止守仁等四人始守仁無子育弟子正憲為後晚年生子正億二歲而孤既長襲錦衣副千戶隆慶初襲新建伯萬厯五年卒子承勛嗣督漕運二十年子先進無子將以弟先達子業弘繼先進妻曰伯無子爵自傳吾夫由父及子爵安往先進怒因育族子業洵為

後及承勛卒先進未襲死業洵自以非嫡嗣終當歸爵
先達且虞其爭乃謗先達為乞養而別推承勛弟子先
通當嗣屢爭于朝數十年不決崇禎時先達子業弘復
與先通疏辨而業洵兄業浩時為總督所司懼忤業浩
竟以先通嗣業弘憤持疏入禁門訴自刎不殊執下獄
尋釋先通襲伯四年流賊陷京師被殺守仁弟子盈天
下其有傳者不復載惟冀元亨嘗與守仁共患難冀元
亨字惟乾武陵人篤信守仁學舉正德十一年鄉試從

守仁於贛守仁屬以教子宸濠懷不軌而外務名高貽書守仁問學守仁使元亨往宸濠語挑之佯不喻獨與之論學宸濠目為癡他日講西銘反覆君臣義甚悉宸濠亦服厚贈遣之元亨反其贈於官已宸濠敗張忠許泰誣守仁與通詰宸濠言無有忠等詰不已曰獨嘗遣冀元亨論學忠等大喜擄元亨加以炮烙終不承械繫京師詔獄世宗嗣位言者交白其寃出獄五日卒元亨在獄善待諸囚若兄弟囚皆感泣其被逮也所司繫其

妻李李無怖色曰吾夫尊師樂善豈他慮哉獄中與二女治麻枲不輟事且白守者欲出之曰未見吾夫出安往按察諸僚婦聞其賢召之辭不赴已就見則囚服見手不釋麻枲問其夫學曰吾夫之學不出閨門衽席間聞者悚然

贊曰王守仁始以直節著比任疆事提弱卒從諸書生掃積年逋寇平定孽藩終明之世文臣用兵制勝未有如守仁者也當危疑之際神明愈定智慮無遺雖由天

資高其亦有得于中者歟矜其初獲標異儒先卒為學者譏守仁嘗謂胡世寧少講學世寧曰某恨公多講學耳桂萼之議雖出于媚忌之私抑流弊實然固不能以功多為諱矣

明史卷一百九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九十五考證

王守仁傳劉瑾逮南京給事中御史戴銑等二十餘人
守仁抗章救臣方煒按是年冬劉健等致仕戴銑
及御史薄彥徵等疏請斥權閹留保輔以安社稷瑾
遂矯詔逮之見明實錄謹附識

王守仁傳謫貴州龍場驛丞

臣

方煒按識大錄守仁

在龍場時水西宣慰有亂萌守仁委曲諭以利害遂

止謹附識

王守仁傳命戡福建叛軍行至豐城而寧王宸濠反

臣方煒按是年五月福州三衛軍進貴等作亂王璉謂主事應典曰此小事不足煩守仁但假之便宜勅書以待他變可也乃降勅令往勘故宸濠之叛守臣俱被執惟守仁以勘閩軍出見紀事本末謹附識

王守仁傳御史謝源伍希儒自廣東還

臣方煒按是

時謝源伍希儒以巡按復命還見識大錄謹附識

王守仁傳獨永時時左右之

臣方煒按永先見帝備

言守仁忠並江彬等欲害之意彬等毀遂不入見雷
禮列卿記謹附識

王守仁傳諸同事有功者惟吉安守伍文定至大官當

上賞

臣

方煒按文定由按察使至副都御史邢珣

徐璉戴德孺擢布政使旋皆被斥御史伍希儒謝源
以考察去陳槐亦削籍見吾學編謹附識

王守仁傳思恩田州土酋盧蘇王受反

臣

方煒按盧

蘇王受即土官岑猛屬酋也猛已為鎮所誅二酋復擁衆叛見識大錄謹附識

王守仁傳守仁在道疏陳用兵之非

臣

方煒按守仁

有辭兼巡撫一疏并舉伍丈定梁材自代不允見雷禮列卿記謹附識

王守仁傳帝令守仁更議

臣

方煒按是時帝并令守

仁以便直行事故守仁遂悉散諸軍見識大錄謹附識

王守仁傳萼遂顯詆守仁征撫交失

臣方煒按萼又

嘗嗾錦衣指揮聶能遷誣守仁賄黃綰薦用兩廣綰
疏辨其誣下能遷于獄杖死之見雷禮列卿記謹附
識

王守仁傳詔贈新建侯謚文成

臣方煒按隆慶初賜

謚時並賜祭塋見明實錄謹附識

王守仁傳萼元亨附言者交白其冤出獄中

臣方煒

按明實錄謂元亨死于獄御史胡松列其狀以聞得

旨元亨死不以罪令有司恤其家在獄有誣服如元
亨者亟與辨理此作出獄五日卒未知何據謹附考

明史卷一百九十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九十六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勅修

列傳第八十四

張璫

胡鐸

桂萼

方獻夫

夏言

張璫字秉用永嘉人舉於鄉七試不第將謁選御史蕭鳴鳳善星術語之曰從此三載成進士又三載當驟貴

璉乃歸正德十六年登第年四十七矣世宗初踐阼議
追崇所生父興獻王廷臣持之議三上三却璉時在部
觀政以是年七月朔上疏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
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陛下嗣登大寶即議追尊聖
考以正其號奉迎聖母以致其養誠大孝也廷議執漢
定陶宋濮王故事謂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夫
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記曰禮非天降非地出人情
而已漢哀帝宋英宗固定陶濮王子然成帝仁宗皆預

立為嗣養之宮中其為人後之義甚明故師丹司馬光
之論行於彼一時則可今武宗無嗣大臣遵祖訓以陛
下倫序當立而迎立之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未嘗著
為人後之義則陛下之興實所以承祖宗之統與預立
為嗣養之宮中者較然不同議者謂孝廟德澤在人
不可無後假令聖考尚存嗣位今日恐弟亦無後兄之義
且迎養聖母以母之親也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
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為人後聖考止生陛下

一人利天下而為人後恐子無自絕其父母之義故在
陛下謂入繼祖後而得不廢其尊親則可謂為人後以
自絕其親則不可夫統與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
文承惠帝後則以弟繼宣帝承昭帝後則以兄孫繼若
必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古
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乎臣竊謂今日
之禮宜別立聖考廟於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
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聖考不失其為父聖母不失其為

母矣帝方扼廷議得璉疏大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
矣亟下廷臣議廷臣大怪駭交起擊之禮官毛澄等執
如初會獻王妃至通州聞尊稱禮未定止不肯入帝聞
而泣欲避位歸藩璉乃著大禮或問上之帝於是連駁
禮官疏廷臣不得已合議尊孝宗曰皇考興獻王曰本
生父興獻帝璉亦除南京刑部主事以去追崇議且寢
至嘉靖三年正月帝得桂萼疏心動復下廷議汪俊代
毛澄為禮部執如澄璉乃復上疏曰陛下遵兄終弟及

之訓倫序當立禮官不思陛下實入繼大統之君而強比與為人後之例絕獻帝天性之恩蔑武宗相傳之統致陛下父子伯姪兄弟名實俱紊寧負天子不敢忤權臣此何心也伏睹聖諭云興獻王獨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緒又不得徽稱罔極之恩何由得報執政窺測上心有見於推尊之重故今日爭一帝字明日爭一皇字而陛下之心亦日以不帝不皇為歟既而加稱為帝謂陛下心既慰矣故留一皇字以覘陛下將來未盡之心遂

敢稱孝宗為皇考稱興獻帝為本生父父子之名既更推崇之義安在乃遽詔告天下乘陛下不覺陷以不孝禮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陛下尊為萬乘父子之親人可得而奪之又可容人之奪之乎故今日之禮不在皇與不皇惟在考與不考若徒爭一皇字則執政必姑以是塞今日之議陛下亦姑以是滿今日之心臣恐天下知禮者必將非笑無已也與桂萼第二疏同上帝益大喜立召兩人赴京命未達兩人及黃宗明

黃綰復合疏力爭及獻帝改稱本生皇考閣臣以尊稱既定請停召命帝不得已從之二人已在道復馳疏曰禮官懼臣等面質故先為此術求遂其私若不亟去本生之稱天下後世終以陛下為孝宗之子墮禮官欺蔽中矣帝益心動趣召二人五月抵都復條上七事衆洵洵欲撲殺之萼懼不敢出聽閱數日始朝給事御史張翀鄭本公等連章力攻帝益不悅特授二人翰林學士二人力辭且請面折廷臣之非給事御史李學曾吉崇

等言聰夢曲學阿世聖世所必誅以傳奉為學士累聖
德不少御史段續陳相又特疏論并及席書帝責學曾
等對狀下續相詔獄刑部尚書趙鑑亦請置聰夢於理
語人曰得俞旨便捶殺之帝責以朋奸亦令對狀聰夢
乃復列欺罔十三事力折廷臣及廷臣伏闕哭爭盡繫
詔獄予杖死杖下者十餘人貶竄相繼由是聰等勢大
張其年九月卒用其議定尊稱帝益眷倚聰夢聰夢益
恃寵讐廷臣舉朝士大夫咸切齒此數人矣四年冬大

禮集議成進詹事兼翰林學士後議世廟神道廟樂武
舞及太后謁廟帝率倚聽言而決璵緣飾經文委曲當
帝意帝益罷之璵急圖柄用為大學士費宏所抑遂與
萼連章攻宏帝亦知其情留宏不即放五年七月璵以
省墓請既辭朝帝復用為兵部右侍郎兼官如故給事
中杜桐楊言趙廷瑞交章力詆并劾吏部尚書廖紀引
用邪人帝怒切責之兩京給事御史解一貫張錄方紀
達戴繼先等復交章論不已皆不聽尋進璵左侍郎復

與萼攻費宏明年二月興王邦奇獄構陷楊廷和等宏
及石瑄同日罷吏部郎中彭澤以浮躁被斥聽言昔議
禮時澤勸臣進大禮或問致招衆忌今諸臣去之將以
次去臣等澤乃得留居三日復言臣與舉朝抗四五年
舉朝攻臣至百十疏今修大禮全書元惡寒心羣奸側
目故要畧方進讒謗繁興使全書告成將誣陷益甚因
引疾求退以要帝帝優詔慰留吏部闕尚書推前尚書
喬宇楊旦禮部尚書亦闕推侍郎劉龍溫仁和仁以

俸深爭總言宇旦乃楊廷和黨而仁和亦不宜自薦帝
命大臣休致者非奉詔不得推舉宇等遂廢總積怒廷
臣日謀報復會山西巡按馬錄治反賊李福達獄詞連
武定侯郭勛法司讞如錄擬總讒於帝謂廷臣以議禮
故陷勛帝果疑諸臣朋比乃命總署都察院桂萼署刑
部方獻夫署大理覆讞盡反其獄傾諸異己者大臣顏
頤壽聶賢以下咸被撻掠錄等坐罪遠竄帝益以為能
獎勞之便殿賚二品服三代封誥京察及言官互糾已

黜御史十三人璉掌憲復請考察斥十二人又奏行憲綱七條鉗束巡按御史其年冬遂拜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去釋褐六年耳楊一清為首輔翟鑾亦在閣帝待之不如璉嘗諭璉朕有密諭毋泄朕與卿帖悉親書璉因引仁宗賜楊士奇等銀章事帝賜璉二章文曰忠良貞一曰繩愆弼違因并及一清等璉初拜學士諸翰林恥之不與並列璉深恨及侍讀汪伯謙洪範不稱旨帝令補外璉乃請自講讀以下量才外補

改官及罷黜者二十二人諸庶吉士皆除部屬及知縣
由是翰苑為空七年正月帝視朝見璉芻班兵部尚書
李承勛下意嘆之一清因請加散官乃手勅加二人太
子太保璉辭以未建青官官不當設乃更加少保兼太
子太保明倫大典成復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
謹身殿大學士一清再相頗由璉芻力傾心下二人而
璉終以壓於一清不獲盡如意遂相齟齬指揮聶能遷
劾璉璉欲置之死一清擬旨稍輕璉益恨斥一清為奸

人鄙夫一清再疏引退且刺璉隱情帝手勅慰留因極
言璉自伐其能恃寵不讓良可歎息璉見帝忽暴其短
頗愧沮八年秋給事中孫應奎劾一清萼并及璉其同
官王準復劾璉私參將陳璠宜斥璉乞休者再詞多陰
詆一清帝乃褒諭璉而給事中陸粲復劾其擅作威福
報復恩怨帝大感悟立罷璉頃之其黨霍韜力攻一清
微為璉白璉行抵天津帝命行人齎手勅召還一清遂
罷去璉為首輔帝自排廷議定大禮遂以制作禮樂自

任而夏言始用事乃議皇后親蠶議勾龍棄配社稷議
分祭天地議罷太宗配祀議朝日夕月別建東西二郊
議祀高禪議文廟設主更從祀諸儒議祧德祖正太祖
南向議祈穀議大禘議帝社帝稷奏必下璫議顧帝取
獨斷璫言亦不盡入其諫罷太宗配天三四往復卒弗
能止也十年二月璫以名嫺御諱請更乃賜名孚敬字
茂恭御書四大字賜馬夏言恃帝眷數以事訐孚敬孚
敬銜之未有以發納彭澤言構陷行人司正薛侃因侃

以害言廷鞫事露旨斥其伎罔御史譚纘瑞廷赦唐愈
賢交章劾之帝諭法司令致仕孚敬乃大慚去未幾遣
行人齎勅召之明年三月還朝言已擢禮部尚書益用
事李時翟鑾在閣方獻夫繼入孚敬亦不能專恣如曩
時矣八月彗星見東井帝心疑大臣擅政孚敬因求罷
都給事中魏良弼詆孚敬奸孚敬言良弼以濫舉京營
官奪俸由臣擬旨挾私報復給事中秦鰲劾孚敬強辨
飾奸言官論列輒文致其罪擬旨不密引以自歸明示

中外若天子權在其掌握帝是醵言令孚敬自陳狀許之致仕李時請給廩隸勅書不許再請乃得馳傳歸十二年正月帝復思之遣鴻臚齋勅召四月還朝六月彗星復見畢昴間乞避位不許明年進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初潞州陳卿亂孚敬主用兵賊竟滅大同再亂亦主用兵薦劉源清為總督師久無功其後亂定代王請大臣安輯夏言遂力詆用兵之謬請如王言語多侵孚敬孚敬怒持王疏不行帝諭令與言交好而

遣黃綰之大同相機行事乎敬以議不用稱疾乞休疏
三上已而子死請益力帝報曰卿無疾疑朕耳乎敬復
上奏不引咎且歷詆同議禮之謬獻夫韜綰等帝詰責
之乃復起視事帝於文華殿後建九五齋恭默室為齋
居所命輔臣賦詩乎敬及時各為四首以上已數召見
便殿從容議政十四年春得疾帝遣中官賜尊甯而與
時言頗及其執拗且不惜人才以叢怨狀又遣中官賜
藥餌手勅言古有剪鬚療大臣疾者朕今以已所服者

賜卿孚敬幸得溫諭遂屢疏乞骸骨命行人御醫護歸
有司給廩隸如制明年五月帝復遣錦衣官齎手勅視
疾趣其還行至金華疾大作乃歸十八年二月卒帝在
承天聞之傷悼不已孚敬剛明果敢不避嫌怨既遇主
亦時進讜言帝欲坐張延齡反族其家孚敬諍曰延齡
守財虜耳何能反數詰問對如初及秋盡當論孚敬上
疏謂昭聖皇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萬一不食有他
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帝恚責孚敬自古強臣令

主非一若今愛死囚令主矣當悔不從廷和事敬皇帝
耶帝故為重語愒止乎敬而乎敬意不已以故終昭聖
皇太后世延齡得長繫他若清勛戚莊田罷天下鎮守
內臣先後殆盡皆其力也持身特廉痛惡賊吏一時苞
苴路絕而性狠愎報復相尋不護善類欲力破人臣私
黨而已先為黨魁大禮大獄叢詔沒世顧帝始終眷禮
廷臣卒莫與二嘗稱少師羅山而不名其卒也禮官請
諡帝取危身奉上之義特諡文忠贈太師時有胡鐸者

字時振餘姚人弘治末進士正德中官福建提學副使
嘉靖初遷湖廣參政累官南京太僕卿鐸與璉同舉於
鄉大禮議起鐸意亦主考獻王與璉合璉要之同署鐸
曰主上天性固不可違天下人情亦不可拂考獻王不
已則宗宗不已則入廟入廟則當有祧以藩封虛號之
帝而奪君臨治世之宗義固不可也入廟則有位將位
於武宗上乎武宗下乎生為之臣死不得躋於君然魯
嘗躋僖公矣恐異日不乏夏父之徒也璉議遂上旋被

召鐸方服闋赴京璉又要同疏鐸復書謝之且與辨繼
統之義大禮既定鐸又貽書勸召還議禮諸人養和平
之福璉不能從鐸與王守仁同鄉不宗其學與璉同以
考獻王為是不與同進然其辨繼統謂國統絕而立君
寓立賢之意蓋大謬云

桂萼字子實饒州安仁人正德六年進士除丹徒知縣
性剛使氣屢忤上官調青田不赴用薦起知武康復忤
上官下吏嘉靖初由成安知縣遷南京刑部主事世宗

欲尊崇所生廷臣力持已稱興獻王為帝妃為興國太
后頒詔二歲矣萼與張璉同官乃以二年十一月上疏
曰臣聞帝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未聞
廢父子之倫而能事天地主百神者也今禮官失考典
章遏絕陛下純孝之心納陛下於與為人後之非而減
武宗之統奪獻帝之宗且使興國太后壓於慈壽太后
禮莫之盡三綱頓廢非常之變也乃自張璉霍韜獻議
論者指為干進逆指人口致達禮者不敢駁議切念陛

下侍興國太后慨興獻帝弗祀已三年矣拊心出涕不知其幾願速發明詔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皇考別立廟大內正興國太后之禮定稱聖母庶協事天事地之道至朝臣所執不過宋濮議耳按宋范純仁告英宗曰陛下昨受仁宗詔親許為之子至於封爵悉用皇子故事與入繼之主不同則宋臣之論亦自有別今陛下奉祖訓入繼大統未嘗受孝宗詔為之子也則陛下非為人後而為入繼之主也明甚考興獻帝母興國太后

又何疑臣聞非天子不議禮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臣久欲以請乃者復得席書方獻夫二疏伏望奮然裁斷將臣與二臣疏並付禮官令臣等面質帝大喜明年正月手批議行三月薨復上疏曰自古帝王相傳統為重嗣為輕故高皇帝法前王著兄終弟及之訓陛下承祖宗大統正遵高皇帝制執政乃無故任已私背祖訓其為不道尚可言哉臣聞道路人言執政窺測陛下至情不已則加一皇字而已夫陛下之孝其親不在於皇

不皇惟在於考不考使考獻帝之心可奪雖加千百字
徽稱何益於孝陛下遂終其身為無父人矣逆倫悖義
如此猶可使與斯議哉與璵疏並上帝益大喜召赴京
初議禮諸臣無力詆執政者至萼遂斥為不道且欲不
使議其言恣肆無忌朝士尤疾之召命下衆益駭愕羣
起排擊帝不為動萼復偕璵論列不已遂召為翰林學
士卒用其言萼自是受知特深四年春給事中柯維熊
言陛下親君子而君子不容如林俊孫交彭澤之去是

也遠小人而小人尚在如張璪桂萼之用是也且今伏
闕諸臣多死徙而御史王懋郭楠又謫譴竊以為罰過
重矣萼璪遂求去優詔慰留尋進詹事兼翰林學士議
世廟神道及太后謁廟禮復排廷議希合帝指帝益以
為賢兩人氣益盛而閣臣抑之不令與諸翰林等兩人
乃連章攻費宏并石瑄齟之去給事中陳洸犯重辟萼
與尚書趙鑑攘臂爭為南京給事中所劾不問嘗陳時
政請預蠲六年田租更登極初宿弊寬登聞鼓禁約復

塞上開中制懲奸徒阻絕養濟院聽窮民耕城垣隙地
停外吏赴部考滿申聖敬廣聖孝凡數事多議行六年
三月進禮部右侍郎兼官如故時方京察南京言官拾
遺及萼萼上言故輔楊廷和廣植私黨蔽聖聰者六年
今次第斥逐然遺奸在言路昔憲宗初年命科道拾遺
後互相糾劾言路遂清請舉行如制章下吏部侍郎孟
春等言憲宗無此詔萼被論報復無以厭衆心萼言詔
出憲宗文集春欲媚言官宜并按問章下部再議春等

言成化中科道有超擢巡撫不稱者憲宗命互劾去者
七人非考察拾遺比帝終然芻言趣令速舉給事御史
爭之並奪俸春等乃以御史儲良才等四人名上帝獨
黜良才而特旨斥給事中鄭自璧孟奇且令部院再覈
復黜給事中余經等四人南京給事中顧濤等數人乃
已其年九月改吏部左侍郎是月拜禮部尚書兼翰林
學士故事尚書無兼學士者自芻始甫踰月遷吏部尚
書賜銀章二曰忠誠靜慎曰繩愆匡違令密封言事與

輔臣埈七年正月手勅加太子太保明倫大典成加少保兼太子太傅萼既得志日以報怨為事陳九疇李福達陳洸之獄先後株連彭澤馬錄葉應驄等甚衆或被陷至謫戍廷臣莫不畏其兇威獨疏薦建言獲罪鄧繼曾季本等因事貶謫黃國用劉秉鑑等諸人得量移世亦稍以此賢萼然王守仁之起也萼實薦之已銜其不附已力齟齬及守仁卒極言醜詆奪其世封諸邱典皆不予八年二月命以本官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參機務

初萼璉赴召廷臣欲做先朝馬順故事於左順門捶殺之走武定侯郭勛家以免勛遂與深相結亦蒙帝眷典禁兵久之勛奸狀大露璉霍韜力庇勛萼知帝已惡之獨疏其兇暴貪狡數事勛遂獲罪楊一清為首輔持重萼璉好紛更且惡其壓已遂不相能給事中孫應奎請鑒別三臣賢否詆萼最力帝已疑惑令滌宿愆全君臣終始之義萼乃大懼疏辨且稱疾乞休帝報曰卿行事須勉徇公議庶不負前日忠萼益懼給事中王準因劾

萼舉私人李夢鶴為御醫詔下吏部言夢鶴由考選無私帝終以為疑命太醫院更考言官知帝意已移給事中陸粲極論其罪并言夢鶴與萼家人吳從周序班桂林居閒行賄事奏入帝大悟立奪萼官以尚書致仕璉亦罷政帝復列二人罪狀詔廷臣畧言其自用自恣負君負國所為事端昭然衆見而萼尤甚法當置刑典特寬貸之遂下夢鶴等法司皆首服無何霍韜兩疏訟萼言一清與法司構成萼贓罪一清遂去位刑部尚書周

倫調南京郎中員外皆奪職命法司會錦衣鎮撫官再
讞乃言夢鶴等假託行私與萼無與詔削夢鶴林籍從
周論罪萼復散官是時璉已召還史館儒士蔡圻知帝
必復萼疏頌萼功請召之帝乃賜勅令撫按官趣上道
萼未至國子生錢潮等復請趣萼帝怒曰大臣進退么
麼敢與聞耶并圻下吏明年四月還朝盡復所奪官仍
參機務萼初銳意功名勇任事不恤物議驟被摧抑氣
為之懾不敢復放恣居位數月屢引疾帝輒優旨慰留

十年正月得請歸卒於家贈太傅諡文襄謨所論奏帝
王心學論皇極論易復卦禮月令及進禹貢圖與地圖
說皆有裨君德時政性猜狠好排異已以故不為物論
所容始與璉相得歡甚比同居政府遂至相失

方獻夫字叔賢南海人生而孤弱冠舉弘治十八年進
士改庶吉士乞歸養母遂丁母憂正德中授禮部主事
調吏部進員外郎與主事王守仁論學悅之遂請為弟
子尋謝病歸讀書西樵山中者十年嘉靖改元夏還朝

道聞大禮議未定草疏曰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君子論事當究名實竊見近日禮官所議有未合乎人情未當乎名實者一則守禮經之言一則循宋儒之說也臣獨以為不然按禮經喪服傳曰何如而可以為人後支子可也又曰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者尊之統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為是禮者蓋謂有支子而後可以為人後未有絕人之後以為人後者也今興獻帝止生陛下一人別無支庶

乃使絕其後而後孝宗豈人情哉且為人後者父嘗立之為子子嘗事之為父故卒而服其服今孝宗嘗有武宗矣未嘗以陛下為子陛下於孝宗未嘗服三年之服是實未嘗後孝宗也而強稱之為考豈名實哉為是議者未見其合於禮經之言也又按程頤濮議謂英宗既以仁宗為父不當以濮王為親此非宋儒之說不善實今日之事不同蓋仁宗嘗育英宗於宮中是實為父子孝宗未嘗育陛下於宮中其不同者一孝宗有武宗為

子矣仁宗未嘗有子也其不同者二濮王別有子可以不絕興獻帝無別子也其不同者三豈得以濮王之事比今日之事哉為是議者未見其善述宋儒之說也若謂孝宗不可無後故必欲陛下為子此尤不達於大道者也推孝宗之心所以必欲有後者在不絕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而已豈必拘拘父子之稱而後為有後哉孝宗有武宗武宗有陛下是不絕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矣是實為有後也且武宗君天下十

有六年不忍孝宗之無後獨忍武宗之無後乎此尤不通之說也夫興獻帝當父也而不得父孝宗不當父也而強稱為父武宗當繼也而不得繼是一舉而三失焉臣未見其可也且天下未嘗有無父之國也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今使陛下舍其父而有天下陛下何以爲心哉臣知陛下純孝之心寧不有天下決不忍不父其父也說者又謂興獻帝不當稱帝此尤不達於大道者也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周公追王太王王季

子思以為達孝豈有子為天子父不得稱帝者乎今日之事臣嘗為之說曰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興獻之異羣廟在稱帝而不稱宗夫帝王之體與士庶不同繼統者天下之公三王之道也繼嗣者一人之私後世之事也興獻之得稱帝者以陛下為天子也不得稱宗者以實未嘗在位也伏乞宣示朝臣復稱孝宗曰皇伯興獻帝曰皇考別立廟祀之夫然後合於人情當乎名實非唯得先王制禮之意抑亦遂陛下純孝之心

矣疏具見廷臣方觝排異議懼不敢上為桂萼所見與
席書疏並表上之帝大喜立下廷議廷臣遂目獻夫為
奸邪至不與往還獻夫乃杜門乞假既不得請則進大
禮上下二論其說益詳時已召張璁桂萼於南京至即
用為翰林學士而用獻夫為侍講學士攻者四起獻夫
亦力辭帝卒用諸人議定大禮由是荷帝眷與璁萼埒
四年冬進少詹事獻夫終不自安謝病歸六年召修明
倫大典獻夫與霍韜同里以議禮相親善又同赴召乃

甚於王莽主濮議者光為首呂誨范純仁呂大防附之而光之說惑人最甚主哀帝議者莽為首師丹甄邯劉歆附之而莽之說流毒最深宋儒祖述王莽之說以惑萬世誤後學臣等謹按漢書魏志宋史畧采王莽師丹甄邯之奏與其事始末及魏明帝之詔濮園之議論正以附其後乞付纂修官參互考訂俾天下臣子知為後之議實起於莽宋儒之論實出於莽下洗羣疑上彰聖

孝詔下其書於史館還朝未幾命署大理寺事與璉等
覆讞李福達獄等議馬錄重辟獻夫力爭得減死其
年九月拜禮部右侍郎仍兼學士直經筵日講尋代璉
為吏部左侍郎復代為禮部尚書明倫大典成加太子
太保獻夫視璉等性寬平遇事亦間有執持不盡與附
會等反陳沈獄請盡逮問官葉應驄等以獻夫言多免
逮思思田州比歲亂獻夫請專任王守仁而罷鎮守中
官鄭潤總兵官朱騏帝乃召潤騏還思田既平守仁議

築城建邑萼痛詆之獻夫歷陳其功狀築城得毋止聰
萼與楊一清構獻夫因災異進和衷之說且請收召謫
戍削籍余寬馬明衡輩而倍取進士之數帝優詔答之
寬等卒不用獻夫以尼僧道姑傷風化請勒令改嫁帝
從之又因霍韜言盡汰僧道無牒毀寺觀私創者帝欲
殺陳后喪獻夫引禮固爭尋復代萼為吏部尚書萼聰
罷政詔吏部核兩人私黨獻夫言陸粲等所劾百十人
誣者不少昔攻聰萼者以為黨而去之今附聰萼者又

以為黨而去之搢紳之禍何時已乃奏留黃綰等二十
三人而黜儲良才等十二人良才者初為御史以考察
黜上疏詆楊廷和指吏部侍郎孟春等為奸黨萼因請
復其職至是斥去時論快之安昌伯錢維圻卒庶兄維
垣請嗣爵獻夫言外戚之封不當世及歷引漢唐宋事
為證帝善其言下廷議外戚遂永絕世封璉萼既召還
羽林指揮劉永昌劾都督桂勇語侵萼及兵部尚書李
承勛又劾御史廖自顯自顯坐逮已又訐兵部郎中盧

襄等獻夫請按治永昌毋令奸人以蜚語中善類帝不從獻夫遂求退帝亦不允給事中孫應奎劾獻夫私其親故大理少卿洗光太常卿彭澤帝不聽都給事中夏言亦劾獻夫壞選法徙張璉所惡浙江參政黃卿於陝西而用璉所愛黨以平代邪回之彭澤踰等躡遷太常及他所私昵皆有迹疑獻夫交通賄賂疏入帝令卿等還故官獻夫及璉疏辨因引退帝重違二人意復令卿等如前擬頃之給事中薛甲言劉永昌以武夫劾冢宰

張瀾以軍餘劾勛臣下凌上替不知所止願存廉遠堂
高之義俾小人不得肆攻訐章下吏部獻夫等請從甲
言勅都察院嚴禁吏民毋得請張亂政并飭兩京給事
御史及天下撫按官論事先大體毋責小疵當是時帝
方欲廣耳目周知百僚情偽得獻夫議不憚報罷於是
給事中饒秀劾甲阿附自劉永昌後言官未聞議大臣
獨夏言孫應奎趙漢議及璵獻夫耳漢已蒙詰譴言應
奎所奏皆用人行政之失甲乃指為毛舉細故而頌大

臣不已貪縱如郭勛亦不欲人言必使大臣橫行羣臣緘口萬一有逆人廁其間奈何奏入帝心善其言下吏部再議甲具疏自明帝惡其不俟部奏命削二官出之外部謂甲已處分不復更議帝責令置對停獻夫俸一月郎官倍之獻夫不自得兩疏引疾帝即報允然猶虛位以俟十年秋有詔召還獻夫疏辭舉梁材汪鉉王廷相自代帝手詔褒答遣行人蔡震趣之震及門獻夫潛入西樵以疾辭既而使命再至云將別用乃就道明年

五月至京命以故官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輔政初賜
獻夫銀章曰忠誠直諒令有事密封奏聞獻夫歸上之
朝至是復賜如故吏部尚書王瓊卒命獻夫掌之獻夫
家居引體自尊監司謁見輒稱疾不報家人姻黨橫於
郡中鄉人屢訐告僉事龔大稔聽之獻夫還朝囑大稔
會大稔坐事落職疑獻夫為之遂上疏列其不法數事
詞連霍韜獻夫疏辨帝方眷獻夫大稔遂被逮削籍十
月彗見東井御史馮恩詆獻夫兇奸肆巧辨播弄威福

將不利於國家故獻夫掌吏部而彗見帝怒下之獄獻夫亦引疾乞休優詔不允獻夫飾恬退名連被劾中惡雖執大政氣厭厭不振獨帝欲殺張延齡常力爭而其時桂萼已前卒張璁最寵罷相者屢矣霍韜黃宗明言事一不當輒下之吏獻夫見帝恩威不測居職二歲三疏引疾帝優詔許之令乘傳予道里費家居十年卒先已加柱國少保乃贈太保諡文襄獻夫緣議禮驟貴與璁萼共事持論頗平恕故人不甚惡之

夏言字公謹貴溪人父鼎臨清知州言舉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行人擢兵科給事中性警敏善屬文及居言路謇諤自負世宗嗣位疏言正德以來壅蔽已極今陛下維新庶政請日視朝後御文華殿閱章疏召閣臣面決或事關大利害則下廷臣集議不宜謀及褻近徑發中旨聖意所予奪亦必下內閣議而後行絕壅蔽矯詐之弊帝嘉納之奉詔偕御史鄭本公主事汪文盛覲親軍及京衛冗員汰三千二百人復條九事以上輦下為肅

清嘉靖初偕御史樊繼祖等出按莊田悉奪還民產劾
中官趙霖建昌侯張延齡疏凡七上請改後官負郭莊
田為親蠶殿公桑園一切禁戚里求請及河南山東奸
人獻民田王府者救被逮永平知府郭九臯莊奉夫人
弟邢福海肅奉夫人弟顧福傳旨授錦衣世千戶言力
爭不可諸疏率諤諤為人傳誦屢遷兵科都給事中勘
青羊山平賊功罪論奏悉當副使牛鸞獲賊中交通名
籍言請毀之以安衆心孝宗朝令吏兵二部每季具兩

京大臣及在外文武方面官履歷進御正德後漸廢以言請復之七年調吏科當是時帝銳意禮文事以天地合祀非禮欲分建二郊并日月而四大學士張孚敬不敢決帝卜之太祖亦不吉議且寢會言上疏請帝親耕南郊后親蠶北郊為天下倡帝以南北郊之說與分建二郊合令孚敬諭旨言乃請分祀天地廷臣持不可孚敬亦難之詹事霍韜詆尤力帝大怒下韜獄降璽書獎言賜四品服俸卒從其請又贊成二郊配饗議語詳禮

志言自是大蒙帝眷郊壇工興即命言監之延綏饑言
薦僉都御史李如圭為巡撫吏部推代如圭者帝不用
再推及言御史熊爵謂言出如圭為已地至比之張綏
帝切責爵令言毋辨而言不平訐爵且辭新命帝乃止
乎敬頤指百寮無敢與抗者言自以受帝知獨不為下
乎敬乃大害言寵言亦怨乎敬驟用彭澤為太常卿不
右已兩人遂有隙言抗疏劾乎敬及吏部尚書方獻夫
乎敬獻夫皆疏辨求去帝顧諸人厚為兩解之言既顯

與乎敬獻夫韜為難益以強直厚自結帝欲輯郊禮為成書擢言侍讀學士充纂修官直經筵日講仍兼吏科都給事中言又贊帝更定文廟祀典及大禘禮帝益喜十年三月遂擢少詹事兼翰林學士掌院事直講如故言眉目疎朗美鬚髯音吐弘暢不操鄉音每進講帝必目屬欲大用之乎敬忌彌甚遂與彭澤構薛侃獄下言法司已帝覺乎敬曲乃罷乎敬而釋言八月四郊工成進言禮部左侍郎仍掌院事踰月代李時為本部尚書

去諫官未決歲拜六卿前此未有也時士大夫猶惡乎
敬恃言抗之言既以開敏結帝知又折節下士御史喻
希禮石金請宥大禮大獄得罪諸臣帝大怒令言劾言
謂希禮金無他腸請帝寬恕帝責言對狀逮二人詔獄
逮竄之言引罪乃已以是大得公卿間聲帝制作禮樂
多言為尚書時所議閣臣李時翟鑾取充位帝每作詩
輒賜言悉酬和勒石以進帝益喜奏對應制倚待可辦
數召見諮政事善窺帝旨有所傳會賜銀章一俾密封

言事文曰學博才優先後賜繡蟒飛魚麒麟服玉帶兼
金上尊珍饌時物無虛月孚敬獻夫復相繼入輔知帝
眷言厚亦不敢與較已而皆謝事議禮諸人獨霍韜在
儼言不置十五年以順天府尹劉淑相事韜言相攻訐
韜卒不勝事詳韜傳中言由是氣遂驕郎中張元孝李
遂與小忤即奏謫之皇子生帝賜言甚渥初加太子太
保進少傅兼太子太傅閏十二月遂兼武英殿大學士
入參機務扈蹕謁陵還至沙河言庖中火延郭勛李時

帳帝付言疏六亦焚言當獨引罪與勛等合謝被譴責
馬時李時為首輔政多自言出顧鼎臣入侍先達且年
長頗欲有所可否言意不悅鼎臣遂不敢與爭其冬時
卒言為首輔十八年以祇薦皇天上帝冊表加少師特
進光祿大夫上柱國明世人臣無加上柱國者言所自
擬也武定侯郭勛得幸害言寵而禮部尚書嚴嵩亦心
妒言言與嵩扈蹕承天帝謁顯陵畢嵩再請表賀言乞
俟還京帝報罷意大不懌嵩知帝指固以請帝乃曰禮

樂自天子出可也令表賀帝自是不悅言帝幸大峪山
言進居守勅稍遲帝責讓言懼請罪帝大怒曰言自卑
官因乎敬議郊禮進乃怠慢不恭進密疏不用賜章其
悉還累所降手勅言益懼疏謝請免追銀章手勅為子
孫百世榮詞甚哀帝怒不解疑言毀損令禮部追取削
少師勲階以少保尚書大學士致仕言乃以手勅四百
餘并銀章上之居數日怒解命止行復以少傅太子太
傅入直言疏謝帝悅諭令勵初忠秉公持正免衆怨言

心知所云衆怨者郭勛輩也再疏謝謂自處不敢後他人一志孤立為衆所忌帝復不悅詰責之惶恐謝乃已未幾雷震奉天殿召言及鼎臣不時至帝復詰讓令禮部劾之言等請罪帝復讓言傲慢并責鼎臣已乃還所追銀章御書陝西奏捷復少師太子太師進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江淮賊平璽書獎勵賜金幣兼支大學士俸鼎臣歿翟鑾再入恂恂若屬吏不敢齟齬而霍韜入掌詹事府數修怨以郭勛與言有隙結令助已三人

日相構既而韜死言勛交惡自若九廟災言方以疾在
告乞罷不允昭聖太后崩詔問太子服制言報疏有譌
字帝切責言言謝罪且乞還家治疾帝益怒令以少保
尚書大學士致仕言始聞帝怒已上御邊十四策冀以
解帝曰言既蘊忠謀何堅自愛朕眷倚姑不問初言
撰青詞及他文最當帝意言罷獨翟鑾在非帝所急也
及將出都詣西苑齋宮叩首謝帝聞而憐之特賜酒饌
俾還私第治疾俟後命會郭勛以言官重劾亦引疾在

告京山侯崔元新有寵直內苑忌勛帝從容問元言勛
皆朕股肱相妒何也元不對帝問言歸何時曰俟聖誕
後始敢請又問勛何疾曰勛無疾言歸即出耳帝頷之
言官知帝眷言惡勛因共劾勛辨語諄諛帝怒削勛
同事王廷相籍給事中高時者言所厚也盡發勛貪縱
不法十數事遂下勛獄復言少傅太子太師禮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疾愈入直言雖在告閣事多取裁治勛
獄悉其指授二十一年春一品九年滿遣中使賜銀幣

寶鈔羊酒內饌盡復其官階璽書獎美賜宴禮部尚書
侍郎都御史陪侍當是時帝雖優禮言然恩眷不及初
矣慈慶慈寧兩宮宴駕勛嘗請改其一居太子言不可
合帝意至是帝猝問太子當何居言忘前語念興作費
煩對如勛指帝不悅又疑言官劾勛出言意及建大享
殿命中官高忠監視言不進勅橐入直西苑諸臣帝皆
令乘馬又賜香葉束髮巾用皮帛為履言謂非人臣法
服不受又獨乘腰輿帝積數憾欲去言而嚴嵩因得間

之嵩與言同鄉稱先達事言甚謹言入閣援嵩自代以
門客畜之嵩心恨甚言既失帝意嵩日以佞柔寵言懼
斥呼嵩與謀嵩則已潛造陶仲文第謀齟言代其位言
知甚愠諷言官屢劾嵩帝方憐嵩不聽也兩人遂大郤
六月嵩燕見頓首雨泣愬言見凌狀帝使悉陳言罪嵩
因振暴其短帝大怒手勅都察院數言罪且曰郭勛已
下獄猶千羅百織言官為朝廷耳目專聽言主使朕不
早朝言亦不入閣軍國重事取裁私家王言要密視等

戲玩言官不一言徒欺謗君上致神鬼怒雨甚傷禾言
大懼請罪居十餘日獻帝諱辰猶召入拜候直西苑言
因謝恩乞骸骨語極哀疏留八日會七月朔日食既下
手詔曰日食過分正坐下慢上之咎其落言職閒住帝
又自引三失布告天下御史喬佑給事中沈良才等皆
具疏論言且請罪帝大怒貶黜十三人高時以劾勦故
獨謫遠邊於是嚴嵩遂代言入閣言久貴用事家富厚
服用豪侈多通問遺久之不召監司府縣吏亦稍慢易

之悒悒不樂遇元旦聖壽必上表賀稱草土臣帝亦漸
憐之復尚書大學士至二十四年帝微覺嵩貪恣復思
言遣官齎勅召還盡復少師諸官階亦加嵩少師若與
言並者言至直陵嵩出其上凡所批答畧不顧嵩嵩噤
不敢吐一語所引用私人言斥逐之亦不敢救銜次骨
海內士大夫方怨嵩貪忮謂言能壓嵩制其命深以為
快而言以廢棄久務張權文選郎高簡之戍唐龍許成
名崔桐王用賓黃佐之罷王杲王暉孫繼魯之獄皆言

主之貴州巡撫王學益山東巡撫何鼂為言官論劾輒
擬旨逮訊龍故與嵩善暉事牽世蕃其他所譴逐不盡
當朝士側目最後御史陳其學以鹽法事劾崔元及錦
衣都督陸炳言擬旨令陳狀皆造言請死炳長跪乃得
解二人與嵩比而構言言未之悟也帝數使小內豎詣
言所言負氣岸奴視之嵩必延坐親納金錢袖中以故
日譽嵩而短言言進青詞往往失帝旨嵩聞益精治其
事未幾河套議起言故慷慨以經濟自許思建立不世

功因陝西總督曾銳請復河套贊決之嵩與元炳媒孽其間竟以此敗江都人蘇綱者言繼妻父也雅與銳善銳方請復河套綱亟稱於言言倚銳可辦密疏薦之謂羣臣無如銳忠者帝令言擬旨優獎之者再銳喜益銳意出師帝忽降旨詰責語甚厲嵩揣知帝意遂力言河套不可復語侵言言始大懼疏辨且言嵩未嘗異議今乃盡謗於臣帝責言強君脅衆嵩復騰疏攻言言亦力辨而帝已入嵩譖怒不可解二十七年正月盡奪言官

階以尚書致仕猶無意殺之也會有蜚語聞禁中謂言
去時怨謗嵩復代仇鸞草奏訐言納銑金交關為奸利
事連蘇綱遂下銑網詔獄嵩與元炳謀坐銑交結近侍
律斬綱戍邊遣官校逮言言抵通州聞銑所坐大驚墮
車曰噫吾死矣再疏訟寃言鸞方就逮上降諭不兩日
鸞何以知上語又何知嵩疏而附麗若此蓋嵩與崔元
輩詐為之以傾臣嵩靜言庸違似共工謙恭下士似王
莽奸巧弄權父子專政似司馬懿在內諸臣受其牢籠

知有嵩不知有陛下在外諸臣受其箝制亦知有嵩不知有陛下臣生死係嵩掌握惟歸命聖慈曲賜保全帝不省獄成刑部尚書喻茂堅左都御史屠僑等當言死援議貴議能條以上帝不從切責茂堅等奪其俸猶及言前不戴香冠事其年十月竟棄言市妻蘇流廣西從子主事克承從孫尚寶丞朝慶削籍為民言死時年六十有七言豪邁有俊才縱橫辨博人莫能屈既受特眷揣帝意不欲臣下黨比遂日與諸議禮貴人抗帝以為

不黨遇益厚然卒為嚴嵩所擠言死嵩禍及天下久乃
多惜言者而言所推轂徐階後卒能去嵩為名相隆慶
初其家上書白寃狀詔復其官賜祭葬諡文愍言始無
子妾有身妻忌而嫁之生一子言死妻逆之歸貌甚類
言且得官矣忽病死言竟無後

贊曰聰萼獻夫議尊興獻遂請改孝宗為皇伯考素正
統之緒瀆繼世之倫曲學阿世陷其君為過舉而不顧
謬矣逮乎遭時得君動援議禮自固務快恩讐宜其見

惡當時貽譏後世也言所奏定典禮亦多因時傳會雖
終明之世多守其說顧其志驕氣盈卒為嵩所擠亦有
以取之耳究觀諸人立身本末與其議事建言固皆無
足取裁云爾



明史卷一百九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九十六考證

張璉傳帝益心動趣召二人

臣

方煒按三年四月給

事中張嵩安磐等交疏劾璉并霍韜方獻夫桂萼請
并斥之見明實錄謹附識

張璉傳復條上七事

臣

方煒按所條七事考璉等傳

疏云獻廟大禮詔已頻頒而義乃益舛謹復條七事
其大要不出前言而提綱以便聖覽見明實錄謹附

識

張璠傳給事御史李學曾吉崇等言璠等曲學阿世

聖世所必誅

臣

方煒按是時吏部尚書喬宇亦言

學士之職不宜使璠等濫居乞寢之上切責見明實

錄謹附識

張璠傳乃復列欺罔十三事力折廷臣

臣

方煒按是

時吏部員外郎薛蕙上為人後解二篇為人後辨二

篇并辨璠等諸說上以其出位妄言逮治之于是璠

等條十三事以上見明實錄謹附識

張璉傳死杖下十餘人貶竄相繼

臣方煒按是時諸

臣復有被掠繫死者如編修王思給事裴紹宗御史
胡瓊郎中胡璉員外郎申良等凡十有六人見明實
錄謹附考

張璉傳後議世廟神道廟樂武舞

臣方煒按世廟樂

舞之設禮部侍郎朱希周太常卿汪舉皆疏諫帝責
其妄見明實錄謹附考

張璠傳遂與萼連章攻宏

臣

方煒按五年四月萼與

璠奏奸宏受陳九川所盜貢玉又嘗納鄧璋彭夔賄
及居鄉不法事宏疏辨並陳萼等挾私誣訐狀見明
實錄傳云連章交攻蓋指此謹附考

張璠傳諸翰林恥之不與並列

臣

方煒按諸翰林恥

與同列者如學士豐熙修撰楊維璠舒芬編修王思
皆各疏乞歸見明實錄謹附識

張璠傳乃更加少保魚太子太保

臣

方煒按王世貞

史乘考誤云初上特加璉等宮保璉以前星未耀
請俟異日上故特加少保無兼官見行狀誌銘及進
明倫大典表俱可證史言兼太子太保誤也鄭曉閣
臣表亦無兼官謹附考

張璉傳明倫大典成復進少傳兼太子太傅

臣方煒

按七年璉疏請嚴宣諭杜私謁重制誥平潞賊定服
制又應制陳言曰審幾微惜人才專委仕求民瘼見
雷禮列卿記謹附識

張璉傳奏必下璉議

臣

方煒按是時璉又議倣古立

九嬪以廣儲嗣見雷禮列卿記謹附識

桂萼傳召命下衆益駭愕羣起排擊帝不為動

臣方

煒按三年六月修撰楊慎張衍慶等三十六人言臣

等與桂萼華學術不同議論亦異乞賜罷歸帝責其

輕肆奪俸有差見明實錄謹附考

桂萼傳為南京給事中所劾

臣

方煒按是時劾萼者

為南京戶科給事中林士元事在五年正月見明實

錄謹附識

方獻夫傳四年冬進少詹事獻夫終不自安謝病歸

臣方煒按五年南御史趙元言大禮本出宸斷獻夫

及璵萼書等未及一載累加遷擢宜并聽辭免帝切責之見雷禮列卿記謹附識

方獻夫傳復代萼為吏部尚書

臣方煒按獻夫居吏

部時上言任用守令五弊一選任太輕二遷轉太數三旌舉不嚴四體貌太卑五執守不明見雷禮列卿

記謹附識

夏言傳復條九事以上

臣方煒按所條九事一請褫

寧夏冒蔭太監張容魏英等一請覈凡以平賊冒功

曾陞職俸者一請罷諸臣因軍功陞授其子弟者并

自後諸臣不許假以武廕一請分別廩衛通獲妖言

及捕繫寇賊陞賞一請除五府錦衣衛不由軍功陞

叙者一請改正流官署職之弊一請究行查京衛親

軍稽留之弊一革過職級見在領勅管事者宜另為

銓代一請禁汰黜人員奏辦俱如所議見明實錄謹附識

夏言傳諸疏悉謬謬為人傳誦

臣方煒按嘉靖二年

言有請遣近臣履勘備倭失事諸臣功罪並區畫應否通貢絕約事宜一疏乃遣給事劉穆往按之見明實錄謹附識

夏言傳七年調吏科

臣

方煒按嘉靖八年溫州逃兵

變府衛不能制又海寇掠寧紹諸郡浙東大擾言請

都御史巡視及江淮總兵官以備控制從之見雷禮
列卿記謹附識

夏言傳孚敬忌彌甚遂與彭澤構薛侃獄下言法司

臣方煒按嘉靖十年七月行人司正薛侃疏請迎取

親王一人入京司香孚敬密與彭澤謀誣言主謀下

法司訊侃曰我自為之言實不預遂釋言而戍澤邊

衛見雷禮列卿記謹附識

夏言傳居數日忽解命止行

臣

方煒按是時帝手勅

吏部并復言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還閣辦事傳
未詳載謹據明實錄附考

夏言傳河套議起

臣

方煒按十七年十一月巡撫山

西御史何贊有請復河套一疏見明實錄是為河套
議之始謹附考

夏言傳會有蜚語間禁中謂言去時怨謗

臣方煒按

是時部院叅言事惟任意跡涉強君帝曰爾等奉旨
議奏猶謂跡涉此非媚即畏見明實錄謹附識

明史卷一百九十六考證